



10105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臨川後學李 綬點次

書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與童伯虞

建昌南城人先事文達公後事文安公

某秋試幸不為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淬昔非日有所警易荆棘陷窞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期於予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趨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數百里間前此蓋不多若足下者然僕處

象山全集

卷三

一

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乎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革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尚必修其天爵後世之求人爵蓋無所事於天爵矣捨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况又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爲欣感。惑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來書謂無我笑。此僕之所憫惜。非所笑也。足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旣不能舉。聞足下領試亦不中。甚欲卽書一紙爲足下言之。因循不遂。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爲來書所先。輒布此爲復。

與劉深甫

講造建昌南城人慶元二年進士文安公弟子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爲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

象山全集

卷三

二

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爲深甫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甫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爲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爲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誥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已滯物，終不明白。

象山全集

卷三

三

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冰釋理順時矣。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也。某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甫勉之，謹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霑，滋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數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與張輔之

諱商佐同邑人舉鄉貢進士九敘公  
長婿從學文安公

來書累累及已事辭複而意切讀之甚喜慰苟如是誰不欲相告者况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兄人邑此事政可面論第恐事罷不復能留至邑又有謁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略寓此言之蒙諭鍼膏肓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顧恐學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為病不能受耳又子方求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

象山全集

卷三

四

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已是何異教玉人雕琢玉哉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蘧可以孔子望我耶且子既能究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亦已知教人之方則吾

當北面矣。尚何以鍼子膏肓耶。雖然庸詎知此言之非鍼子膏肓也。寫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爲詳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書謂備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能特然自立。異於流俗。趣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爲。有所不敢爲。人所不能爲。已或能爲之。人之

象山全集

卷三

五

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已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歟。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由此也。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檐板。自沉溺。

於曲學誠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檐版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眞所謂膏肓之病也。來書舉程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不能定於動耶。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檐版處。見子壽兄可望。非所敢憚也。

象山全集

卷三

六

二

前嘗論子爲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尚未深曉。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爲賢者。在子之身。則爲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顧以爲踐履未至。此節已常在胸中。耿耿然爲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况踐履既至。自無愧於心。其

爲病可勝言哉。凡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以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顧在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聽師友之言。必當惕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問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立處。一向加功。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場大檐版耳。吾之所望於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賢者矣。勉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爲一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賢之訓。得師友之益。如動亦定。靜亦定之說。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當以此書於讀書應事暇時。常常提省。久當自知之。如疑欲辨。無惜詳列。

三

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之意。前書所謂踐履。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子有君子



踐履。小人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踐履。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爲輔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北轅。愈驚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拒善之藩籬。旣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戒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愧可耻。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二十五日書至。發讀之。

象山全集

卷三

八

見其頗無條理。諸兄皆以爲此必輔之氣未平時所言。使少遲半日。必不如是答書也。某以爲須是深省其病。深生愧恐。改革自新。然後能所言中理。如不知其過。則雖心平氣定。辭不悖謬。亦未必能中理也。如所謂初不容以口舌辨之說。此正師心自用。拒善不能改過之明驗。尚何戒謹恐懼之有。

與曹挺之

諱廷與兄建從事文安公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辯。此似無

適病

初學入德之方此數行爲最切所謂孝弟謹信親愛餘力學文

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著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

象山全集

卷三

九

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著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著實事可商量。不至爲此等虛論也。

與曹立之

諱建饒州餘干人文安公弟子

某駑劣之資。禍患之心。筋力氣血甚覺衰憊。非復向時之比。然更嘗之多。愈覺欲速助長之病。故講授處又差省力耳。所謂趙學古書。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不爲甚明。正使立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可必彼人。

知至至之二  
程程傳所解  
亦未及知幾  
字當訓及程  
乃作微解似  
非本意蓋由

誤以知至至  
之可與幾也  
爲致知以知  
終終之爲力  
行後以幾字  
作微字解不  
知知至知終  
者致知也至  
之終之者乃  
力行也至於  
謂必至於幾  
終之謂至於  
是而不遷也

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未遽可  
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某詳指其非。非惟不暇。亦恐  
不在此。蒙問致知知止。正心誠意。知至至之。知終終  
之次序。深切慨歎。不知立之許多時。在幹當甚事。觀  
如此問文字。一似夢中起來相似。立之尚如此。又何  
惟得趙學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生說  
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翻  
有如此疑惑。隱室之說。只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  
者。只是說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

象山全集

卷三

十

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  
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深奧。然用此  
解易則不可。蓋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說。不當說每事。  
蒙問謾及之。不必滯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  
坦然之理。釀成窒礙疑惑。若滯泥既解。還觀向之窒  
礙疑惑者。却自昭然坦然。當是時。但恐不能力行以  
終之耳。

二

得書。乃知周丞處書未達。其間大槩論立之果於自

是其說而不能盡人之說。所述敏道正甫之言以示二公。皆謂立之殊失其辭旨。某往在都下。與四方朋友講辨。當其失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爲之說。必使其人本旨明白。言足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是非本在理。當求諸其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尤不當據。况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各以言語占道理。其敘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只成。是必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

見所學。固必自以爲是。與異己者辨。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求。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固不可苟合強同。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已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公孫丑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之間。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白。而丑之惑亦解。景丑尹士充虞之間亦然。問辨如此。雖甚堅而不可屈。益爲明理者之願。無他。惟各獻其所疑。以盡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於其先也。

至如夫子對陽貨則遜辭以適其意而不與之辨。答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辨。又如孟子排告子夷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有自必之意。此則聖賢洞照彼己所見甚明已臻其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講。蓋決疑講道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其至。不復可以改易。方將解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說議立之矣。然區區之見以爲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尚遠。未可遽尸此任。想立之亦未遽

如此。但失於講究。墮常人之通患。爾由前之說。乃今日講辨者之通患也。然遂此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復可至矣。立之鄉與趙學古往復書。病正坐此。聲色臭味富貴利達流俗之所汨沒者在此。立之自少有志。度越此等。非出於勉強。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立之儒雅自將。未嘗一入其樊。懈怠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

常苟有所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善者。多病於庸立之。自少開爽。文義沿通。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苟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蔽時。雖甚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傲人。豈可望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立之平日。所積不爲不多。然聞有談道義者。必屈已納交。降心叩問。原其設心本以審是求理。非直爲名而已也。凡此皆立之之實。非有所譽者立之者。可謂士矣。然求之中行狂狷。則當立於狷者之列。固有所強矣。而不免於弱。固有所明矣。而不免於闇。弱病固不

象山全集

卷三

三

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於不明。必欲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然學而不厭。發憤忘食。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則雖夫子之聖。亦非有天下之理皆已盡明。而無復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不明者。非固責其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蓋謂其有不自知之處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不明。若能爲不能。不能爲不能。明爲明。不明爲不明。乃所謂明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立之疇昔。乃狷者之體。至其皇皇於求善。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弃。固有不

終狷之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求善取益之實。如得崑崙之竹。協以鳳鳴。校以秬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狷者之體。大不侔矣。誠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泛議其超躐也。陳后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刀者割。則有以使之也。某雖淺陋。然留意學問之曰。久更嘗頗多。若所以使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立之。但能以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爲有序。其實失序。以爲有證。其

實無證。以爲廣大。其實小狹。以爲公平。其實偏側。將爲通儒。乃爲拘儒。將爲正學。乃爲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姑隨所見。其說不侈。小心退遜。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拘可通。曲可直。便不至失序。便不至無證。苟能自省。雖才質下於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弟。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

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號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欲雜說。謾錄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舊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橫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此語誠是。

象山全集

卷三

五

與黃日新

同邑人文安公弟子

執別彌年。比復得一見。目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爲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蓋如此。雖然。此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毀。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所責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薰蕕矣。盜憎主人。



此篇議論乃有志學道者所必歷之境日誦一過可也

獨學無友者當以此書為法

犬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狃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其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聞善言。見善行。而狼狽自若。無所忌憚。慧黠姦慝。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蒙之道。以說其桎梏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之革面而已。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

象山全集

卷三

六

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

與黃元吉

諱裳浙江人從學文安公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况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智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情然。略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

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爲冥行也。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爲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私小。卽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與喬德占

名賈未詳。文安公弟子。

某侍下粗遣無足道者。被讀來示。情文煥然。如昔者之見。德占未之有改。不唯不改。抑似有益甚者。教以

象山全集

卷三

十七

爲學日知其難。過失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鄙無。似以爲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及。用不敢自外於左右。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者。非所以爲恐懼也。誠能知難。知過。知恐懼。則雖無此言。千里之外。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此過不除。學者大患。不然。則如所云者。適足以增其驕。益其疾焉而已矣。將有窮年卒歲。愈鶩愈遠。而不自知者。甚可懼也。

與諸葛受之

浙江會稽人。誠之兄。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臨川後學李 紱點次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書

見李德遠

諱浩臨川人紹興十三年登進士與文安公兄弟講學號橋園

古之學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見。非以其位華要之地。可以貴已也。非以其積祿邑之贏。可以惠已也。非以其妙速化之術。可以授已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反此。凡其僕僕於人者。必其位華要之地者也。不然。則積祿邑之贏者也。不然。則妙速化之術者也。非以是三

象山全集

卷四

一

耶俞笑貌  
後漢王霸  
傳市人皆  
大笑舉手  
耶俞之

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三者之為。而惟君子之從。必相與羣而耶俞之。以為狂且恠。某生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嘗有所投。乃汲汲焉登閣下之門。固眾人之所耶俞。以為狂且恠。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爾。教而進之。於閣下固宜。

得解見提舉

古之見者。必以贄。今世之贄。以文。文之作。所以道進見之意。當介紹之辭。而其弊。至於苟為之說。恭敬者。

召子之道。非是無以爲禮。而反之者。夷倨慢嫚。失之者。恭至於足。敬至於謬。夫無根苟作之說。叢雜綵繡之文。則僕之所不能。夷倨慢嫚。足恭謬敬。則僕之所不敢。欲聞名於將命者。而介紹之辭不先。羔鴈之禮不講。用捧咫尺之書。以道其進見之意而已。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纔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寶今天子新卽位。頒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爲不可。乃以向爲舉子業。

象山全集

卷四

二

示李公亦謂爲能。其秋竟就試中選。習俗之禮。凡官于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退又爲啓以授之。曰大謝。某竊以爲舉送公也。從前謝焉私也。謝之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以其涖試也。是時王公爲使於此。某亦慕其賢而欲見焉。而王公適以召去。不及見。今某復在舉送之列。而執事爲使於此。其賢尤爲人之所敬服。用列前之所爲。與今之所以進見者爲贅焉爾。惟執事進而教。

王公諱管  
字景文時  
爲考官

循此行之無  
生今反古之  
非而可以斷  
復古道乃真  
儒術否則古  
之道不可行  
於今之世矣

之

### 得解見權那

某聞君子行不費苟異然習俗之弊害義違禮非法制之所拘而必曰不苟異而局局然不敢少違至於禮義之所在非法制之所禁乃曰不苟異而不敢行則亦非君子之道矣今之舉送古賓典禮也其著之令甲行之官府者皆所以防姦偽待薄俗聖人之不得已也六籍所載雖不能無脫亂訛誤然前聖之格言先王之善政其存固多較然可考明天子固以此

### 象山全集

### 卷四

三

又進一層

秉禮度義  
步不苟

望天下之賢牧守習俗之弊害義違禮而非法制之所拘者能徹而新之六籍所載義禮所在而非法制之所禁者能率而行之此豈非明天子之所欲賢牧守之所當講而儒衣冠者之所願也且法制之未善朝廷猶有望於縉紳之講明而况非法制之所拘者乎今之與舉送者獨觀揭示各為文禮羣聚而往謝舉送者舉送者乃為之禮然則斯禮也蓋出於與舉送者之所求而非先王之時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况古者以名舉人猶所舉者不謝而舉之者不受謝

今之舉以物名其說以爲尤公則亦奚以謝爲舉者進謝之禮蓋習俗之弊而以禮禮賓之者蓋先王之禮而賢牧守之所宜率行於今日者也故某之進見不敢謝而獨以是爲贄進越之罪惟執事察而恕之得解見通判

子游稱澹臺子羽非公事未嘗至其室非公事而至公庭不可也某旅試塗棘之間而執事實臨蒞之既覩揭示獲與其選用此聞名於將命者不爲不可習俗有進謝之禮公舉而私謝僕以爲未安適以書言

象山全集

卷四

四

於攝使君甚詳且謂舉送者俟中選之士謝焉而後禮之非所謂以禮禮賓之意意之未究者敢布之執事幸垂聽而察焉嘗觀漢朱博逆折儒掾之辭竊嘆俗吏取必三尺俗儒妄說經籍蕪穢大道汙玷前哲罪不容於誅博折掾曰且持此道歸俟堯舜君出爲陳說之而掾辭不復博蓋知其不能捨爲掾而去夫言聖人之道而爲人折辱如此乃獨不能捨爲掾而去則當時所陳與今日所養所學可知矣科舉之法唐楊綰欲變之而不克變今日堯舜之君在上天

荆公變法正  
是。不能。包荒  
耳。

下之好古樂道者莫不以爲必變法。僕以爲不必遽  
及於變也。大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而其運  
未始頓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  
未始頓進。病法之未善。而悻然曰必變。非所謂包荒  
之量。神而化之道矣。幾何而不敗。廼事哉。然狃故  
常而莫之改。偷安便而不肯爲。因循苟且。棄玩歲月。  
則是大冬之不復。夏而毫末之不復。進而可乎。故必  
變而通之。然後可以言化之。之神。而貴包荒之量者。  
以其有馮河之勇。可以革弊去蠹。有變通之利。而無

象山全集

卷四

五

矯激之難也。今某之所陳於攝使君者。乃先王之禮。  
明天子之所望於賢牧守者。所謂有變通之利。而無  
矯激之難者也。贊而成之。惟執事是賴。若乃頌已效  
之德。美述前日之能事。則非事大賢君子之道。故不  
敢以進。

與諸葛誠之

浙江會稽人名千能兄弟師事文  
安公

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訊後曾  
與淳叟款曲否。既見其過。義不宜嘿。承諭惟知頓身  
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



一句一意直  
窮到底所謂  
也。兩端而竭

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日減  
日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熟亦爲難得以誠之之勤篤  
從事於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  
妄之根者果何如將何如而鋤之不知下手鋤時便  
鋤得去也無若鋤得去自後却遂無此矣爲復此根  
非若草木之根一鋤去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耶  
爲復雖鋤之而不能盡去之耶又不知此狂妄之根  
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是素來有此是後來起得若  
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凡此皆當辨明又誠之所

象山全集

卷四

六

愧惕者爲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愧惕  
爲復別有未足處後愧惕爲復二者兼之此一節亦  
須明白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覩恐懼不  
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取善求益如恐不  
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阱然  
也中庸言恐懼乎其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  
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  
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  
明方可講辨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

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大抵講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道不同而相與辨論者。如孟子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辨論者也。如舜禹益皋陶稷契都兪吁咈。夫子與顏淵仲弓。閔子騫相與問答。是同道中發明浸灌。鞭策切磨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道雖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是有不同處。當時子夏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盡不糊塗。承合并之期不遠。且欲得誠之自理會得頭項分明。庶幾相見有可理會也。

象山全集

卷四

七

二

承論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顧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斧斤。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鏢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無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懈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來復。豈得遂無艱屯一意。

俱是爲學中  
實境

海病也令人  
猛省

自勉更無他疑。則屯自解矣。此頻復所以雖厲而無  
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  
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間作。然辨之於早  
絕之於微。則易爲力耳。鄉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  
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  
誠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強。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  
術。別起疑惑。不亦左乎。鄭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  
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  
而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象山全集

卷四

八

此語殆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方能課息與敬  
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三

慎音與悔  
恨也

承諭爲學與曩時異。觀書辭誠有用工處。但如懊惜  
亦甚害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懈怠流浪。患不  
覺耳。覺卽改之。何暇懊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  
如此。於此遲疑。不便著鞭。宜其在已未得平泰。於事  
有不照燭。子細觀察。有何滯礙。爲仁由己。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

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其鄙吝之習邪飯疏食  
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陋巷簞食瓢飲  
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邪所示書藁三通  
西美深甫書辭甚暢至子宜書則窘束有病此乃楊  
子嘉所謂屈於勝已者而伸於不已若者也

與王德脩

銓曹報罷卒然以歸竟不及附致數字六月十九離  
都下與諸葛誠之同訪敬仲二十九日至富陽七月  
三日始離既望抵侍下諸幸安穩皆庇所逮兄倡道

象山全集

卷四

九

於彼善類響應便使慈祥愷悌和協輯睦之風鬱然  
興於父子兄弟宗族鄉黨之間此孟子所謂其子弟  
從之則孝悌忠信者也健羨健羨郭氏欲見延使繼  
賢者之後亦蒙鑄論詳復深感厚誠第槩之愚心甚  
不安此如兄旅處遠方彼能館高師事之於理則順  
某家居乃欲坐致於千里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  
禮際似不如此儲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不見某雖不  
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學如遂獨行千里而  
赴其招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前輩親師求友蓋不

憚勞苦飢寒。裹糧千里。固其宜也。今發號鄉學者多。乃無一人。溯江而西者。學者不能往。而教者能往。非所聞也。兄之所以爲彼慮者。至詳且曲也。而顧不及此。豈亦智者之一失乎。

與劉淳叟

請堯夫登淳熙二年進士師事文達

承諭爲學無他疑。但却不得如江下感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爲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復塗塞其門。榛蕪其地。

象山全集

卷四

十

哉。平時所喜於淳叟者。徒以志向疊疊。有進無退。今反遲回若此。何耶。何時謬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知過乃反如此。則亦停於用勇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爲舜。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蓋夫子之明訓。疊疊以進。非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則疊疊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而又何病乎。今淳叟不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卽改之。無待來年。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

勵策而進之。而自作艱難。自作節目。乃是未肯頓棄  
謬妄之習。爲遷延苟免之計。如今時寇盜已在圍固。  
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覲降赦。苟得脫免之後。  
必復爲亂矣。宜勇改之。毋蹈此轍。

二

淳叟平日聞言輒喜。遇事輒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  
間未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而真  
實苦口者之未能無齟齬耶。抑從悅者多而改釋之  
未至也。此雖據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

象山全集

卷四

七

也。秋試禮記義破題誠佳。然或者謂所出題乃淳叟  
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投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  
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之名。則固非也。場屋之弊固  
久。然有志者持文衡。將此理是責。謂彼善於此。則可  
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  
顧力行何如耳。今日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  
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  
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

二語未爲不  
是然辨亦有  
不得已者故  
曰君子之道  
或默或語

陸子之論如此而世之道絕塗說者以陸王爲不立語言文字豈不謬哉

爲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辨。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餽人。以不言餽人。均爲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顯史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創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

象山全集

卷四

十一

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致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淳叟之氣稟固自有異於人者。往時朋舊相親。鮮不服其粹和醇美。以爲無疵。獨淳叟之心。往往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至如晚寢早作。躬

親細事。筋力日強。精神日敏。則自去冬以來。其效甚著。縱有荒怠。勉之斯復。所不足者。恐不獨在是也。麟之姪近頗精進。論事儘有根據。至如說淳叟。輒欲以一言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當闢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宏父德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佞。然光明所燭。波瀾所及。不已于學。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之聖。聞在知人在安民之言。則吁而致其問。仁有所未洪。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至。而欲歛然自安於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列。則亦偷矣。館學之官。象山全集

卷四

三

非費宰比。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則吾道有望。道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偽。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豈得不任其責。如射者之於的。雖未能遽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閑先聖之道。闢邪說。放淫辭。於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是病。此公孫洪禁民挾弓弩之策也。

與趙宰

竊惟執事天潢之派。桂籍之英。回翔仕途。繫驥百里。下車之初。政譽藹然。凡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



歌頌未厭。道途之傳。寢異前日。駸尋至今。良所未喻。執事之仁明。豈其或疚。母乃胥吏之姦。有以熒惑視聽。而致然邪。金谿爲邑。雖陋。而財賦初不至甚窘。求之異政得失。已事可見。九重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極。其在荒歉之餘。尤軫宵旰之慮。吏胥貪鄙。旁公侵漁。惟利是見。豈恤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風者。固宜陳忠進諫。以輔聰明。顧乃下與吏胥爲黨。貢諛獻佞。以陷執事。大抵吏胥獻科歛之計者。其名爲官。其實爲私。官未得一二。而私獲八九矣。比者數吏魁田。

象山全集

卷四

十四

連阡陌。樓觀嵒巖。服食燕設。擬於貴近。非腴民脂膏。而何以取之。願執事深察其姦。痛懲其弊。斷然革之。使百里之內。知執事之仁心。被執事之仁政。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某脩敬之始。已欲少效區區。逢執事之不問。不獲展露。旣而患難困苦。莫遂朝夕。於將命以究所懷。徒切負愧。茲蒙下問之及。輒薦其愚。

與胡達材

諱拱餘。姚人。尚書沂之子。從學文安。

承示以所進所疑。深見嗜學之誠。但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

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卽不相續。酬酢之繁。卽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纔有推測。卽是心害。與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稽。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象山全集

卷四

五

二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騫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廡庫廩庖。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洒掃堂室。修完牆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煨燼山屐之間。冀蓬

所謂廣居安  
宅萬物皆備

夜氣所息

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騫於外也。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之初。未甚清明。蒙然未有所向。雖講切之次。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騫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最爾之身。將斃於煨燼山。

象山全集

卷四

履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已分明。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與潘文叔

諱友文。金華府人。從學文安。

得書知爲學有進。甚慰。但所謂怠墮急迫兩偏。此人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

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眞實朋友不可。

與彭世昌

詳興宗首劄貴溪應天山名象山精舍以居文安公亦金谿人

堯舜之盛。詢于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爲啓子。顏淵爲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爲文者。在於不耻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

象山全集

卷四

七

元忠姓周

吾輩當書紳

先生之虛懷如此

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欲就而取決焉。在世昌未易全輕之也。與人商論。固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能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辨論。辨論之間。雖貴伸己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別有所長之心。乃可。

與會敬之

名貫無攷師事文安公

爲學日進爲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書不時復

與符舜功

諱敘建昌人師事最久

靜惟來辱之意非鄙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時薦其愚非能有崇論宏議驚世駭俗之說得之朋舊以足下望之太高待之太過初間未以爲然及曾得廣人象山全集

卷四

十八

至連收兩書禮意勤厚非所宜得見喻進脩之工始信傳者之不妥揆之愚心恐成過當詳細已嘗道於幾先相會幸詢之

二

某自初與舜功相見卽進性格太緊之說此在愚見頗爲不苟蓋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子淵大槩甚正然甚欲得

渠一相聚。書間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

三

見諭新工。足見嗜學。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象。山全集

卷四

十九

師待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乘便遽甚。遺此不他及。

與符復仲

講初疑舜功。挺兄弟同師事。

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爲喜。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觀。是不肯徇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

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

與周廉夫

諱清叟金谿人九叙公第五婿也從學文安公

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今人縱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恩勝義之說。竊以爲未然。處家自有禮。自有義。禮義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今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實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看其實王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

象山全集

卷四

二十

只是齊宣梁惠不能捨己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說。安有不可行者哉。廉夫資稟隱約。却不甚英特。從事於學問之日。又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固滯不通處。其在爐錘之門。雖或有未開豁。然稟受之偏。循習之久。豈能終廓然乎。非磨之以學問。其爲害未有已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臨川後學李 紱點次

書

楚陂後學周毓齡重校  
槐堂書齋裔孫邦瑞刊

與呂伯恭

諱祖謙號東萊謚曰成

往歲先判府窳窳。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略申慰誠。計必徹聽。某前此雖得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爲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

象山全集

卷五

一

居憂而授徒  
與不爲禮不  
爲樂之理未  
合然世有貧  
士居憂無以  
爲喪葬之費  
又仰事俯育  
一無聊賴非  
授徒不可者  
又當變通所

知爲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  
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  
尹南京曰。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  
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游者。多有聞于時。竊聞  
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屢亦滿。伯夷柳  
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  
大賢。至其居憂。教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  
所爲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  
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



謂時乎爲貧  
與得已不已  
者異也伯恭  
之貧當不至  
此故先生規  
之

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與呂子約

諱祖儉東萊之弟問學文安公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能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誠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乖薄

象山全集

卷五

二

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致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禦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爲篤切。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困於茫然之地。而無

支離之說昭  
之也

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耶。臨深履冰。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爲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徹。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實時耳。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

與戴少望

諱溪諡文端溫州永嘉人史作省望少望疑卽省望蓋戴溪也文安公弟子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待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諄諄時竭愚心辱以爲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

象山全集

卷五

三

左右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婺女宿留龍窟。臥病與凡航川輿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爲學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曰茂。如川之曰增。乃爲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內。然戕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

先生與人言  
無不切實循

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道。遠。繫。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與舒西美

諱號寧波奉化人元賓兄也同師事文安公

某時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露以求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如前日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為知學耳實未必知學號為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

象山全集

卷五

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漑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

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間。關。既。而。感。發。端。的。臨。別。時。曾。略。箴。其。自。喜。過。當。既。過。暨。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樸。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爲。不。知。學。爲。無。志。而。已。矣。

象山全集

卷五

五

與高應朝

諱宗商浙江人從學文安公

比得書知爲學。進進甚喜。爲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大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大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礪。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爲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

庸人不視聖  
人爲異類則  
孟子不必言  
聖人之於民

亦類矣

慈湖乃中人  
以上故與之

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  
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姓李  
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爲戕  
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不能詳要之詳亦未必  
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  
患不進。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與楊敬仲

諱簡號慈湖諡文元寧波慈溪人文安公弟子居首

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  
自省誰實爲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爲仁由已。聖人

象山全集

卷五

六

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懈怠  
廢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  
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孟几杖  
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  
之功。其可已乎。承諭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  
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  
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  
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  
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

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二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曰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之久。為積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象山全集

卷五

七

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願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與項平甫

諱安世江南人問學於文安公

孟子揠苗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是為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樸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

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與舒元賓

諱璘。諡文靖。奉化人。登乾道八年進士。師事文安公。

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歎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縈迴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著力處。

象山全集

卷五

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與徐子宜

諱道一字宏。父諡文忠。溫州人。登乾道八年進士。師事文安公。

某無能。連黜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闕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淳叟取。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為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為邪說。其行均為詖行。淳叟最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

陳蕃叟諱武  
溫州永嘉人  
君舉從弟諱  
業弟子

李叔潤及端  
卿端木等名  
貫俱無考皆  
問學弟子

劉伯正名泌  
饒州餘干人

登開禧元年  
進士第官至  
太子少保

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蕃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翻。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法。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爲。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爲。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兄。質。性。篤。厚。行。已。有。恥。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否。聞。其。莊。整。迺。是。

象山全集

卷五

九

有。進。不。及。作。書。煩。爲。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雜。之。弊。近。嘗。苦。一。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款。志。響。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爲。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否。蔡。行。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望。皆。安。在。爲。况。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與。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爲。吾。道。自。重。



嫠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守令無狀。與臨川  
 大不相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  
 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強人意。劉文潛作漕江西。光前  
 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  
 此。某人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  
 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  
 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爲之制。自  
 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

象山全集

卷五

吏胥之害此  
 書盡之

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爲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  
 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僞文  
 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  
 戶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爲日久矣。所欲爲者。如取  
 如攜。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杆格  
 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  
 頰。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  
 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  
 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

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正抹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狗。

象山全集

卷五

十一

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善者，猶持杯水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某竊有區區之說，以爲可以絕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遽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該說可破，至理明，該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可爲者。君心國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民爲大社稷，次之。君爲輕，民爲邦本，得乎。即民爲天子，此大義正。

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  
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  
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  
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  
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  
威衆。使之吞聲斂衽。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  
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  
相爲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與趙子直

諱汝愚饒州餘千人

象山全集

卷五

三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汙吏黜胥。頗亦斂戢。鄉  
來懷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  
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  
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  
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比  
嘗攷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攷。要須  
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  
所謂一堵牆百堵調。撫之秋輪。鄉者病於加合之無  
藝。又受顧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

鼎者議革其弊。以爲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旣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君百姓。皆祈斛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爲斛。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足。算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剋歛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

象山全集

卷五

十三

有。不。爲。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穰。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穫。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穫。者。尚。多。已。穫。者。亦。未。得。春。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著。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糶。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爲。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畱。意。觀。之。亦。庶。幾。一。堵。牆。百。堵。調。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

恥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爲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賤削之。如恐不及。癘邦本。病國脉。無復爲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儷。而諸公皆議其不密。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爲無疵。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

象山全集

卷五

十四

與辛幼安

諱棄疾山東歷城人

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爲容姦度懸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爲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

也。過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爲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爲仁。去不善。乃所以爲善也。故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夫子有兩觀之誅。善

象山全集

卷五

五

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姦。度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

一氣數十行  
山奔海立淋  
滴噴薄卽以  
文詞論亦天  
下之至文

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倖理爲不順天  
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爲之固  
圖爲之械繫爲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爲非去  
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  
暴使上之德意布宣於下而無所壅底今天子愛  
養之方丁寧于詔旨勤卹之意焦勞于宵旰賢牧伯  
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成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  
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  
私濟欲置民于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

象山全集

卷五

十六

膏血頭會箕斂槌骨漚髓與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  
上巧爲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  
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劫於  
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劫於庭廡械繫之  
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號呼顛天隳家破產質妻鬻  
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上  
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  
不明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爲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  
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誣謾

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爲豺狼蝮蟲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爲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由。察收斂滲漏之處。深

象山全集

卷五

七

求節約檢制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爲大善。若未能爲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八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爲例。民亦視以爲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爲



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  
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  
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  
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  
方且託應辦之名。爲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  
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  
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爲應辦則同。而其賦取  
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爲  
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  
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  
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  
識執事以爲如何。今江西繫安撫。修撰是賴。願無搖  
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  
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  
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